

野草書屋印行·文藝連叢之一



諷支畫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

A. 聶維洛夫作

靖華譯

1933

79.59
5

文藝連叢之一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

亞歷山大·聶維洛夫 作

靖華譯 藹支畫

1933

• 上海野草書屋發行 •

小 引

現在我被託付爲該在這本小說前面，寫一點小引的角色。這題目是不算煩難的，我只要分爲四節，大略來說一說就夠了。

1.關於作者的經歷，我曾經記在“一天的工作”的後記裏，至今所知道的也沒有加增，就照抄在下面：

“聶維洛夫 (Aleksandr Neverov) 的真姓是斯珂培萊夫 (Skobelev)，以一八八六年生爲薩瑪拉 (Samara) 州的一個農夫的兒子。一九〇五年師範學校第二級卒業後，做了村學的教師。內戰時候，則爲薩瑪拉的革命底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赤衛軍’的編輯者。一九二〇至二一年大飢荒之際，他和飢民一同從伏爾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莫斯科，加入文學團體‘鍛冶廠’；二三年冬，就以心臟麻痺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說，在一九〇五年發表，此後所作，爲數甚多，最著名的是‘豐饒的城塔

什干’，中國有程本天譯本”。

2.關於作者的批評，在我所看見的範圍內，最簡要的也還是要推珂剛教授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裏所說的話。這回是依據了日本黑田辰男的譯本，重譯一節在下面：

“出於‘鍛冶廠’一派的最有天分的小說家，不消說，是善於描寫崩壞時代的農村生活者之一的亞歷山大·聶維洛夫了。他吐着革命的呼吸，而同時也愛人生。他用了愛，以觀察活人的個性，以欣賞那散在俄國無邊的大平野上的一切繽紛的色彩。他之於時事問題，是遠的，也是近的。說是遠者，因為他出發於摯愛人生的思想，說是近者，因為他看見那站在進向人生和幸福和完全的路上的力量，覺得那解放人生的力量。聶維洛夫——是從日常生活而上達於人類底的東西之處的作家之一，是觀察周的現實主義者，也是生活描寫者的他，在我們面前，提出生活底的，現代底的相貌來，一直上升到人性的所謂‘永久底’的性質的描寫，用別的話來說，就是更深刻地捉住了展在我們之前的現象和精神狀態，深刻地加以照耀，使這些都顯出超越了一時底，一處底界限的興味來

了。”

3.這篇小說，就是他的短篇小說集“人生的面目”裏的一篇，故事是舊的，但仍然有價值。去年在他本國還新印了插畫的節本，在“初學叢書”中。前有短序，說明着對於蘇聯的現在的意義：

“A.聶維洛夫是一九二三年死的。他是最偉大的革命的農民作家之一。聶維洛夫在‘不走正路的安得倫’這部小說裏，號召着毀滅全部的舊式的農民生活，不管要受多麼大的痛苦和犧牲。

“這篇小說所講的時代，正是蘇維埃共和國結果了白黨而開始和平的建設的時候。那幾年恰好是黑暗的舊式農村第一次開始改造。安得倫是個不妥協的激烈的戰士，爲着新生活而奮鬥，他的工作環境是很艱難的。這樣和富農鬥爭，和農民的黑暗愚笨鬥爭，——需要細密的心計，謹慎和透澈。稍微一點不正確的步驟就可以鬧亂子的。對於革命很忠實的安得倫沒有估計這種複雜的環境。他艱難困苦建設起來的東西，就這麼坍塌了。但是，野獸似的富農雖然殺死了他的朋友，燒掉了他的房

屋，然而始終不能夠動搖他的堅決的意志和革命的熱忱。

受傷了的安得倫決心向前走去，走上艱難的道路，去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農村。

“現在，我們的國家勝利的建設着社會主義，而要在整個區域的集體農場化的基礎之上，去消滅富農階級。因此‘不走正路的安得倫’裏面說得那麼真實，那麼清楚的農村裏的革命的初步，——現在回憶一下也是很有益處的。”

4.關於譯者，我可以不必再說。他的深通俄文和忠于翻譯，是現在的讀者大抵知道的。插圖五幅，即從‘初學叢書’的本子上取來，但畫家譚文（Ez）的事情，我一點不知道。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夜

魯迅

不 走 正 路 的

安 得 倫

原书空白页

“在俄國草不按舊的長，
花不照舊的開。”

(故事歌)

1

陽光在室內好像用細篩似的篩着微塵。貓在窗台上用爪子在耳後抓癢。馬老婆子歎息着在正屋裏聖母前禱告：

“聖母呵，保護我的不走正路的兒子安得倫吧。這傻子跑去打仗去了——會打死他的。”

頭磕到地板上，腳踵朝上翹着。落着望不清的淚珠——她的傷心的祭品。

“這青年的傻孩子是很可憐的。”

黃昏向窗子窺視着，靜寂的好像黑色紗羅一般，籠罩到土階上。貓兒在窗台上洗着臉。馬老婆子向牠威嚇着：

“你招呼誰呢(註)，醜東西？ 滾開！”

門開了，在門限上有小鈴響起來。 紅小衫突入到她
眼簾裏。 帽子的尖頂手指似的向上兀立着，帽上嵌着五
個尖的紅星。 老婆子駭得躲到屋角裏。

“一招可招來了。 真鬼氣！”

那可怕的人把帽子卸了，有一點像她的兒子。

“你好吧，媽媽！”

聲音，聲音很像安得倫！

“或者不認得了嗎？”

“我的天呵，安得倫！”

馬老婆子雙手抱着安得倫的頸脖子 又是哭，又是笑
的尋找左頰上的小黑痣。

“給我，給我看一看！ 醜東西。”

安得倫在室內來回踱着，小鈴就跟着響起來。 右脚
是響聲，左脚也是響聲。 好像帶着音樂似的。

“你這是什麼東西在亂響呢？ 帶回來的玩藝嗎？”

“這是馬刺，媽媽。”

註：鄉村迷信，遇貓兒洗臉，以爲招呼什麼東西——譯者。



“你好吧，媽媽？”

‘哈哈，會想心竅的人，真是會想心竅的人！你一點錢也不積。’

2

他的父親米哈爾由街上慌的往回跑。 有時候放開大步走，有時候停住腳…… 他聽見安得倫的小鈴就有點心怯。

“要是不認他老子了呢？ 現時都是這樣的。”

到門口朝着門說了一句笑話：

“唉，草鞋破得穿不住腳了。 馬上快給莊家人發皮靴穿了吧？”

老婆子裝着年青女人的神氣對他說：

“安得倫回家了！”

“成了跛子了嗎？”

“別說這喪氣話吧！”

米哈爾沒看見臉，只看見安得倫的小衫，紅得很。

“我們還等到活着見面了，來親一親吧。”

“你好吧，爸爸！”

“你好吧。”

棹子上放着安得倫的裝在皮匣裏的手鎗。

“這是什麼呢？”

“火器。”

“會放嗎？”

“在十五丈遠可以打穿二寸厚的木板。”

“聽見了嗎，孩子的媽媽？”

老婆子用那姑娘似的細細的聲音說：

“你多不好！現在就問個不了。”

火壺在快活的發響，老婆子也對牠斥責道：

“你這魔鬼，響着好不好呢？你響的聲音真不中聽。”

安得倫照書本子上對牠說：

“你是糊塗人，媽媽。火壺是無生物。”

米哈爾用眼睛望着老婆子。

“你明白這嗎？”

老婆子用眼睛望着米哈爾。

“唔唔，你這老饅子！”

3

棹上客都坐滿了。

李札爾叔叔，克里慕同他的女人，葉洛非同他的女人，王甲同他的女人，還有臉好像罌粟花一樣的普家的當兵的女人。她的奶頭好像小丘一般的凸出着，手就像白麵似的。克里慕同葉洛非很像莊家漢：長鬍子，沒有梳的頭髮。王甲很像小孩子：稀稀的四根鬍子。他的女人也不漂亮。肚子好似橡實一般在裙子下邊鼓着，鼻子上長着雀斑。王甲沒事幹，所以時時總同女人鬧着玩：夜很長，他又不曾作手藝。

馬老婆子由箱子裏取出一件藍布衫換上，頭上包着白頭巾。孔雀似的在室內敷展着。米哈爾穿的布衫鼓着包，繩子束在肚子上。裝着時髦。把鬍鬚也梳了梳。

火壺好像馬駒似的站着，由一個鼻孔裏放着蒸氣，壺蓋擊的響着。茶盃帶了碟子擺着，賓客們都亂轟轟的在談論。

“祝你平安，安得倫！”

“請喫吧！”

“你都到過什麼城？”

“各城都到過。走了十二個省城。”

“沒有到過高加索嗎？”

“高加索不是我們的地盤：那裏是格魯怎人和孟塞維克的勢力。”

馬老婆子好像在結婚的酒宴上似的款待着：

“喫糖吧，糖！”

她忍不住了，附到葉洛非女人的耳朵上說：

“帶回了三斤糖。”

葉洛非女人附到克里慕女人的耳朵上：

“三斤！”

茶盃在亂響，賓客都在亂談。

“安得倫！老兄！你可以告訴我什麼叫農民階級？”

“別忙，烈克沙！我有一個宗教的問題。比方說吧，安得倫，神到底有沒有呢？”

“宗教不過愚人的腦筋而已！”

話，這樣的話呵！馬老婆子把茶都倒到茶盃外邊去

了。 這些話雖然不明白，可是很好。

“那麼，神只是空話嗎？”

“正是。”

“你的確知道嗎？”

“這都是愚民的迷信。”

停頓。 停頓以後就是茫然。 李札爾歪着頭在沈思。

“我贊成你的話，安得倫，不過有點疑惑。 最重要的，宗教。”

“完全不是這回事！”

王甲不敢自信的叫道：

“可是雨是誰下的呢？”

王甲的女人在他袖子上拉了一下。

“等一等，等一等！ 你聽別人說吧。”

克里慕帶着很懂得的神氣：

“讓我說一句吧，安得倫。 李札爾，你別忙！ 葉洛非，你聽見了嗎？ 王甲，這裏最重要的不是下雨的問題。按科學上說，雨是電氣下的。 我心裏有一個資本主義問題。 很重要的問題，如果讓牠隨便起來，全省的農政廳

都會被牠弄翻了的。”

葉洛非肘子落到棹子上。

“有妨礙嗎？”

“步步都有妨礙。”

“可惡的資本主義！”

安得倫安他們的心說：

“資本主義不可怕的。早已都把牠消滅了，要不是有資產階級的話。”

馬老婆子第二次又把茶倒到茶盃外邊去了。話，這樣的話呵！安得倫轉動了一下身子——小鈴就在棹底下發響。普家的當兵的女人揮着手帕——很熱！

“安得倫！老兄！布爾塞維克是什麼黨呢？”

米哈爾搶着答道：

“最滑頭的黨！你聽見了嗎，牠來收我們的糧食是多麼伶俐啊？來了一個戴着皮帽子的人，就拿話來勸你。他說道：你們農民——是鐮刀，我們，住在城市裏的人，——是錘子。我們聯起盟來！”

王甲笑得要打起滾來。